

# 總統團隊投資俄亥俄州競選



Kamala Harris 的總統競選團隊正在俄亥俄州的電視廣告上投入一些資金，根據該電視台向聯邦通信委員會披露的消息，Harris 一直在 Toledo and Youngstown 媒體市場訂購播出時間。她似乎跳過了克利夫蘭、哥倫布和辛辛那提。

Toledo and Youngstown 的廣播公司提供了三個廣播公司，他們的信號跨越州界線進入密歇根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這是選舉團勝利道路上的關鍵石碑。哈里斯競選團隊今年秋天在全國和搖擺州的廣告上花費了 3.7 億美元。

巴克艾州兩次投票給唐納德·特朗普，今年沒有在民意調查的選舉人選票名單上。正如我們的 Frank Lewis 所解釋的那樣，俄亥俄州是一個紅色的州——直到就選票問題進行投票。

俄亥俄州可能不是這場總統競選的核心。但由於它靠近 2024 年的戰場州，它至少與心臟相鄰。

克利夫蘭社區協會 CMSD 預留了 100 多萬美元報銷給低收入家庭提供交通費用。近日，克利夫蘭社區協會 CMSD 董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認為克利夫蘭大約 1700 名沒有就讀地區公立學校的原因是克利夫蘭學生沒有辦法就讀于特許學校，協會將提供去專業學校的學生家庭獲得 \$600 美元的交通費。保證學生路遠也拿上學。



## 補助 \$600 交通費用

(本報綜合報導)8月28日300多名男子在 Friendly Inn 齊聚一堂，承諾要在 11 月 6 日號召 1000 人參加今年選舉。

克利夫蘭市議員 Blaine Griffin 表示：每個人都可以變得偉大，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服務國家，今年是特別之年，也是美國首位女總統競選，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積極參與競選。今天活動由三大組織聯合舉辦，他們是：穿着紫色和金色的紳士 - Omega Psi Phi 兄弟會，穿着紅色和白色衣服的紳士 - Kappa Alpha Psi 兄弟會，穿着黑色和金色的紳士 - Alpha Phi Alpha 兄弟會。

# 我們一定要贏...

鄉會把瑪雅和我視為黑人女孩，她決心確保我們成長為自信、自豪的黑人女性。”

她的雙種族血統和成長經歷，意味着她可以體現和吸引許多美國人的身份認同。在美國那些人口變化迅速、足以改變地區政治的區域，她是一個令人嚮往的象徵。

卡瑪拉·哈里斯曾在美國著名的歷史悠久的黑人學院霍華德大學讀書，她形容這段時光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之一。

上世紀 80 年代，麗塔·羅薩里奧·理查森 (Lita Rosario-Richardson) 在霍華德大學就讀期間認識了卡瑪拉·哈里斯，當時學生常常聚集在校園的院子里討論政治、時尚和八卦。

她說：“我注意到她有敏銳的辯論意識。”

她們在學校與共和黨人進行激烈辯論，加上都是由單親媽媽帶大，甚至兩人都是天秤座，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也從那時形成政治理念。

羅薩里奧·理查森說：“當時的總統是里根，正值種族隔離時代，人們談論了很多關於‘跨非洲’的資產剝離和馬丁路德金紀念日問題。”

“我們知道，作為奴隸和走出殖民主治的有色人種後代，我們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接受教育賦予了我們在社會中幫助實現變革的特殊地位。”她解釋說。這是卡瑪拉·哈里斯大學時經歷的一種理念和行動號召。

但卡瑪拉·哈里斯在白人為主的社區也能游刃有餘。她早年曾在加拿大短暫居住，她母親在麥吉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任教，卡瑪拉·哈里斯和妹妹瑪雅也跟着去了蒙特利爾，在當地上了五年學。

卡瑪拉·哈里斯說，她一直對自己的身份很自豪，只是簡單地稱自己為“美國人”。



距美國大選不到 2 個月，隨着拜登宣佈退出選舉並表示會支持她，卡瑪拉·哈里斯終於登上她一直追求的夢想：民主黨候選人名單的頭號人物，並有可能成為總統。

卡瑪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她出生於加州奧克蘭市，父母都是移民，母親是印度人，父親來自牙買加。她父母在她五歲時離婚，她主要由她的印度教單身母親養大，她是一名癌症研究員和民權活動家。

她從小與印度傳統緊密相連，曾與母親一起訪問印度，但卡瑪拉·哈里斯說，母親接受了奧克蘭的黑人文化，讓兩個女兒，包括卡瑪拉·哈里斯的妹妹瑪雅 (Maya) 沉浸其中。

她在自傳《我們所堅持的真理》(The Truths We Hold) 中寫道：“我母親非常清楚，她正在撫養兩個黑人女兒。她知道她的第二故



她在 2019 年告訴《華盛頓郵報》，政客不應該因為膚色或背景而被劃分為不同的群體。

她說：“我的想法是：我就是我。我對此很滿意。你可能需要弄清楚，但我對此很滿意。”

卡瑪拉·哈里斯從一開始就展現出了使她成為少數突破障礙的女性之一的技能。她說：“這就是吸引我讓她(在霍華德大學)加入辯論隊的原因，一種無所畏懼的精神。”

在 2020 年與拜登贏得大選後，她在社交媒體發佈影片公佈消息，她笑得很開心：“我們做到了，我們做到了。”

早在 2014 年，身為參議員的卡瑪拉·哈里斯與律師道格·埃姆霍夫 (Doug Emhoff) 結婚，並成為他兩個孩子的繼母。

他們被描繪成現代美國“混合”家庭的縮影，媒體對這種形象津津樂道，並佔據了許多關於如何談論女性政治家的專欄版面。

許多人認為，卡瑪拉·哈里斯也應該被視為另一種家庭的後代，即幾代黑人女性活動家的繼承者。在民主政治和民主黨中，黑人女性被視為一種自然的政治力量。

“她的勝利具有歷史意義，但這不是她一個人的勝利。無數黑人女性共同創造了這一天。”

在克利夫蘭第五區的議員表示：目前有 34 millions 在網上已經註冊，希望所有的人支持未來美國將有一位女總統的誕生。

我感谢 Benjamin Holbert mayor of Woodmere Village. 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活动